

# 定南方言泛义动词“做”和“舞”的语义辨析

曾熠雯

澳门科技大学

DOI:10.12238/mef.v8i5.11553

**[摘要]** 作为动词中的一种特殊小类,泛义动词的意义含量大,语义丰富,符合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在交际表达中较为常用,具有其他动词无法代替的优越性。“做”和“舞”是定南方言体系中最突出的泛义动词代表,共同推动着语言的发展变化。从语义角度出发,对定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做”和“舞”进行辨析。通过分析“做”和“舞”各自的意义以及词义泛化的模式,在占有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对“做”和“舞”的每个意义进行举例说明,针对表现出的特点尝试进行系统梳理。

**[关键词]** 语义; 泛义动词; 定南方言; “做”; “舞”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Polysemous verbs “Zuo” (做) and “Wu” (舞) in Dingnan dialect

Yiwen Zeng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Polysemous verbs, a special subcategory of verbs, have a lot of meanings, which accord with 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language use and are used more in communication. “Zuo” (做) and “Wu” (舞) are the most prominent polysemous verbs in the Dingnan dialect system, which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 This paper makes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polysemous verbs “Zuo” (做) and “Wu” (舞) in Dingnan dialect. By analyzing the respective meanings of “Zuo” (做) and “Wu” (舞), and the patterns of word meaning generalizatio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with examples the meanings of “Zuo” (做) and “Wu” (舞) on the basis of rich corpu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ystematize the features of polysemous verbs in Dingnan dialect.

**[Key words]** Semantics; Polysemous verbs; Dingnan dialect; “Zuo” (做); “Wu” (舞)

### 前言

泛义动词,因语义宽泛、使用灵活,与表意准确具体而范围固定的一般动作动词相区别,属于现代汉语中的一个特殊的动词小类。在江西定南的客家方言中,也存在着两个极有特色、极具代表性的泛义动词——“做”和“舞”。它们灵活性强,使用范围广,应用频率高,发挥着重要的语言功能。但近年来许多人产生了“泛义动词即万能动词”的错误观点,并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因滥用泛义动词,造成沟通与理解的障碍。江西定南方言中的“做”和“舞”虽同属泛义动词,但在语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各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不能简单看作是可相互替代的两个词。本文拟对江西定南方言(以包括今县城在内的下历土语为代表)中“做”和“舞”两个泛义动词进行辨析,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占有充分语料,再从语义角度明晰这两个词的异同点,从而有利于深入理解和研究其在方言交际中发挥的实际功用,以期对方言的研究和保存工作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 1 “做”在定南方言中的语义分析

定南县地处江西省南部,境内大多数居民都属于客家人,日常交际用语为客家方言,受粤东、闽西客家方言的影响较大。在泛义动词的研究中,由于泛义动词首先是词汇意义上的广泛,限制了语法中各要素的结合以及语法意义的体现,若无视词在语境中的意义,就难以得知词语间的结构关系,语法的组合关系也难以发生,所以语义分析的意义十分重大。“做”的语义在江西定南的方言环境中是多样的,下面将从语义角度来研究“做”字,重点分析其义项的划分及泛化,注重结合实际情况,对真实语料进行细致考察和辨析。

#### 1.1 定南方言中“做”的概念意义和色彩意义

##### 1.1.1 “做”的概念意义

“做”,属会意字,从亻(人),表示人做事;从故,因此有原因义,表示人做某件事总有一定的原因,本义为从事某项工作或活动<sup>[1]</sup>。依照吕叔湘提出的观点,从语用习惯上来说,具体东西的制造为“做”,多用于具有口语色彩的词语<sup>[2]</sup>。“做”是“作”的后起字,其在近代写作“做”,继承了部分“作”的意义,语义偏实,多表示较为具体、实在的行为动作,表示物质产品和操作

的意思。总体看来,“做”后常接名词性词语,这些词语又可大致区分为“人”和“物”两类。

在定南方言中,“做”的核心语义基本与普通话保持一致,也充当着泛义动词的角色,将普通话中的义项保留并灵活应用于方言的特定语境中,通过田野调查搜集大量语料,再整理归类后发现,“做”可以后接表示职业、工作或某种具体行为动作的宾语,因此其宾语带有[+从事]、[+动作]和[+生成]的语义特征:

#### (1) [+从事]

如:几妇娘嘿做工给(他老婆是给人打工的)

做唔得(不可以做)

清早做到天黑归(早晨工作到天黑才回家)(《十二月长工歌》)

#### (2) [+动作]

如:老张的手了巧,歪用气球做了多造型(老张的手很巧,会用气球做很多造型)

几女儿了好做娇(她女儿很喜欢撒娇)

#### (3) [+生成]

如:肚饿了秋自噉做饭思(肚子饿了就自己做饭吃)

半天云里做衣服——高裁(才)

#### 1.1.2 “做”的色彩意义

色彩意义,是词语因人们主观态度而产生附加的意义,它的存在使得语言的表达更为生动形象。色彩意义本身不能够独立存在,而要依附于词的语义之上。“做”的色彩意义主要属于中性色彩,在普通话和定南方言中经常与所进行的动作和所从事的工作连用。同时,“做”也有部分色彩意义偏贬义,当“做”表假装义时,多呈现消极的色彩,如:做秀、做样子;当“做”与指示“人”的名词连用时,表杀害、谋害之义,带有明显的消极色彩,如:做掉他、做女人。

#### 1.2 词义泛化

##### 1.2.1 泛化过程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词义的泛化是一种常见现象。从语义方面来看,“做”的词义多、范围广,已经由原来意义单纯的动词发展为泛义动词,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变化和一定的社会条件。“做”的基本语义,仍然保留在现代普通话中,并被定南方言所吸收。

“做”最早表示“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义的用例见于南北朝时期,此后这一用例变得常见<sup>[3]</sup>。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以后,“做”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搭配对象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具体的事物和动作扩展到抽象的概念。“做”的发展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语义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制作、制造”及“充当”的语义用例在语料中占有很大比重。此外,白话文的应用和普及为“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使用频率大幅增加,搭配对象由具体扩展到抽象,“做”在语言表达中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其词义不断泛化,语义不断发展。到元明清时期,“做”被大量用于口语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中,

语义功能也走向成熟和稳定。直到现代,“做”已能随文释义,广泛运用于各种语境中替代不同的动词<sup>[4]</sup>。

从以上对普通话“做”的考察可以看出,“做”主要是作动词使用,语义演变较单一。据《汉语方言大辞典(修订本)》<sup>[5]</sup>,在客家话中发音为“做”的动词即为普通话中的“弄”,在语义上也与“弄”“搞”等泛义动词相近。由于江西定南方言中的同义动词“做”的功能、句法特点和现代汉语中的“做”基本相当,因此认为定南方言中该功能的“做”源于现代汉语。定南方言中“做”在产生之初就是单纯的实义动词,基本继承了普通话“做”的意义和用法,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 1.2.2 泛化条件

语义泛化是词义发展变化的途径之一,“做”的语义之所以会产生扩大,由本义引申出许多能够替代其他词语的语义,与语言自身发展的需要、日常语言交际的需要及人们认知水平发展有关。“做”本身具备较强的构词能力,在定南方言日常语言交际追求简省、经济的驱动之下,“做”由“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的本义逐渐派生出多种与之相关的语义。

## 2 “舞”在定南方言中的语义分析

“舞”在定南方言中是一个多功能动词,在日常的方言口语交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舞”在普通话中的语义在定南方言里基本没有体现出来,它们之间也没有共通之处。经过其在定南方言中的频繁使用,语义逐渐开始泛化,受事宾语的范围也随之变大,分析“舞”的原始意义和它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对于我们理解“舞”作为定南方言中主要泛义动词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 2.1 定南方言中“舞”的概念意义和色彩意义

##### 2.1.1 “舞”的概念意义

“舞”,乐也。用足相背,从舛,无声。在甲骨文字典当中解释“舞”时,首先就是通于祈雨之舞,所以甲骨文的写法与当时的祭祀仪式相关,后小篆加表示双足的舛写作舞,此为“舞”的本义。后祭祀仪式发生淡化,以及舞的形式普及到更多场合,“舞”的含义也随之改变,形成了引申和延伸,由负责与天地沟通转为表达内心情感。

与“做”字在定南方言中的语义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不同的是,除本义“舞蹈”外,“舞”的含义与普通话中表示的含义大相径庭,且与之搭配的动作载体意义偏实,可直接受“舞”单独支配,其余的语义则与“舞”搭配的受事宾语和语境有关。若将普通话中“搞”“弄”的语义直接对标定南方言“舞”,很难做到释义准确明晰,且所有义项都不能进行直接转化,因此对后者进行相对详尽的义项及用法分析有一定的必要性。

##### (1) 设法取得

如:帮我舞滴纸来。(帮我弄一点纸来)

我舞到了勒多钱。(我赚到了好多钱)

##### (2) 比、超过

如:我们毛哪个舞得赢几。(我们没有人比得赢他)

##### (3) 打闹、捉弄

如: 莫舞我。(别捉弄我)

(4)表示具有[+制作]语义的动作<sup>[6]</sup>

如: 你给我舞个凳儿。(你帮我做一个凳子)

(5)表示具有[+修理]语义的动作

如: 舞一哈衫的扣儿。(缝补一下衣服的扣子)

舞一哈车。(修一下车)

(6)表示具有[+烹饪]语义的动作

如: 舞饭、舞菜、舞汤(煮饭、炒菜、煲汤)

(7)表示具有推测语义的语句

如: 舞不好明天会落水。(也许明天会下雨)

### 2.1.2 “舞”的色彩意义

通过前文的梳理能够发现定南方言“舞”的大部分语义也属于中性色彩,受事类型较单一,都属名词性宾语或作为补语的复合趋向动词。但还有一种情况下“舞”带有贬义色彩,那就是“舞过舞缺”(表示做的事情后果较严重),这一句式在定南方言中含有对动作发出者的否定,若概念意义所指的事物现象是消极的,则“舞”的色彩义也受语境影响,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在辨析“舞”的色彩意义时,需要多加关注相邻的词句。

## 2.2 词义泛化

### 2.2.1 泛化过程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卷本)》列出了“舞”的七个条目,其中主要元音发音与定南方言相近的“舞”字条目有2个,都含有“搞”或“弄”的释义,可见方言中的泛义动词“舞”是以普通话泛义动词“做”“搞”“弄”来训释的。刘子灵、聂志平(2022)指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汉语大词典》《汉典》等工具书中举“舞”作泛义动词语义的最早或唯一的书面证明均为清代《儒林外史》中的2例<sup>[7]</sup>。《儒林外史》第二回中“你们各家照分子派,这事就舞起来了”,第三回中“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以及章炳麟《新方言》卷二中“庐之合肥,黄之蕲州,皆谓作事为舞”都提供了“舞”最早在清代就作泛义动词使用的思路,但“舞”作为泛义动词的来源却未被具体分析。基于“舞弄”二字在古代汉语中的相邻连用情况,对CCL语料库中“舞弄”连用语句进行检索,得知“舞弄”最早出现于唐朝,表示玩弄文法之意,东汉时“舞”即可单独表此意,再到北宋和明代的典籍中“舞弄”已完成词汇化,直到清代《儒林外史》中“舞”才不依托于“舞弄”,单独作泛义动词义。

定南方言中的“舞”的语义便与普通话“舞弄”相应,在泛化过程中也呈现出类似的泛化过程,“舞”在功能上作动词来使用,从最初的“舞蹈”之义,逐渐扩大范围,具备制作、修理、烹饪等语义,具备泛义动词属性。

### 2.2.2 泛化条件

据上文可知“舞”的使用频率在清代以前是非常低的,但清代以后,随着文人的使用和推广,使用频率开始上升,日常用语中也开始有“舞”的身影,“舞”在普通话中的广泛应用,为其进入定南方言并成为泛义动词开辟了道路。其次,“舞”的基本

词义具有模糊性,并且在词典中就以普通话中的泛义动词“做、搞、弄”来训释,往往会发生词义渗透,从词汇的发展角度来看,这些特征使“舞”的基本意义与具体意义结合的可能性变大。在定南方言的使用过程中,人们日常交际时能够相互理解彼此不精确的表达,正是由于“舞”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发挥着交际功能,随着“舞”的使用范围扩大,词义也随之泛化。

## 3 “做”和“舞”在定南方言中语义的异同

“做”和“舞”同为定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它们能同时存在而又不相互干扰,在保持自身语义稳定的同时,还与另一方形成某种互补关系,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和道理。定南方言中这两个泛义动词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义项,在语义上有很多相似点和不同点,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做”和“舞”在语义上的联系与区别,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意义和用法。

### 3.1 相同之处

“做”和“舞”有时候可以互换而不影响表达,从上面对“做”和“舞”语义的分别辨析中可以得出它们共有的语义特征:

#### 3.1.1 [+动作]

泛义动词的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替代各种实义动词,表示具体的行为动作。“做”和“舞”在定南方言中表现为强烈的[+动作]义,并且都具有[+处置]的语义特征,所搭配的宾语也相应地具有[+被处置]的语义特征,动作作用于具体或抽象的事物,此时“做”和“舞”可以相互置换而没有区别<sup>[8]</sup>。

如: 做电影——舞电影

#### 3.1.2 [+及物]

“做”和“舞”都可以后接宾语,且宾语类型多样,可表结果、受事、类别等,此时它们都具有及物性的特点。

如: 做成了——舞成了 做衣服——舞衣服

#### 3.1.3 [+自主]

自主动词是外显性的,指动作者的自我意志发出的有意识、可控的直接行为。定南方言中除“舞”的“超过”和“推测”义之外,都可以表示和替代自主动词。

如: 做研究——舞研究

#### 3.1.4 [+持续]

“做”和“舞”后都可以带“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中。也可以带时间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或动作行为导致的状态的持续。

如: 做着事情——舞着事情

#### 3.1.5 [+烹饪]

这一情况用于“做”和“舞”与表示食物的语义类搭配,名词需要经过烹饪的程序才能完成被处置的动作,此时“做”和“舞”同样可以相互置换。

如: 做饭——舞饭 做菜——舞菜

总之,“意随境生”是它们的一大共同特点,不能简单地认为“做”和“舞”本身具有这些意义。在感情色彩方面,“做”和“舞”本身都不带有褒贬色彩,而是在与句子内部其他成分组合之后才会产生某种感情色彩。

### 3.2 不同之处

由前文分析可知,定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做”和“舞”在义项分类上有范围交叉之处,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但它们在实际使用中受到句法搭配和语境的影响,在语义指向和宾语范围上仍存在不同的侧重,单从字面解释无法对它们的具体使用范围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能随意进行互相替换。在定南方言中,“做”的使用范围要比“舞”大得多,某些语境中“做”可以替代“舞”,但也存在无法替换的情况。“做”的动作意义相较于“舞”而言要模糊一点,包含的内容更广泛,既有具体的行为,也能表示抽象的行为,阐述某种事实,一般用于较正式、较重要的事情;而“舞”具有强烈的口语色彩,所代替的动词更注重表示动作行为意义,倾向于说明具体的内容,一般用于日常生活中稀疏平常的事,较为轻松随意。

如:做研究 舞名堂

### 4 结语

本文以江西定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做”和“舞”为研究对象,在查阅占有大量语料的基础上,采取个案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式,从语义辨析的角度对其进行描写和比较,充分了解这两个泛义动词在定南方言的实际使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联系与区别,以期服务于江西定南方言泛义动词的研究。但由于个人理论水平有限,理论性的总结和解释较少,停留在浅显的客观描述上,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论文的深度。其次当地可供借鉴的文献资料较欠缺,所举范例不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有待继续完善。

### [参考文献]

- [1] 窦文字. 汉字字源[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 [2]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3] 刁晏斌. 现代汉语虚义动词研究[M]. 辽阳: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4] 唐秋琴. “为”和“做”的语义演变研究[D]. 江西师范大学, 2019.
- [5] 许宝华, [日] 宫田一郎. 汉语方言大辞典(修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6] 黄淑芬, 李姝姝. 定南客家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特征比较[J]. 嘉应学院学报, 2021, 39(04): 11-16.
- [7] 刘子灵, 聂志平. 江西吉水方言的泛义动词“舞”[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22, 43(05): 41-49.
- [8] 杨亚楠. 泛义动词“做”、“干”、“搞”、“弄”的比较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 作者简介:

曾熠雯(2001--), 女, 汉族, 江西定南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语言学。